



牛 脾 山 滚 鼓

(常德湘剧) (巴陵戏)

湖北省戏曲研究所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牛 脖 山 滚 鼓

(常德湘劇)(巴陵戲)

湖北省戲曲研究所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767×1032純 $\frac{1}{32}$ 開· $1\frac{1}{16}$ 印張·21,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

第一書號: T10106·68

目 录

牛脾山（常德湘剧，石首新华湘剧团演出本）	1
滚鼓（巴陵戏，通城汉剧团演出本）	26

牛 脾 山

(常德湘剧)

石首新华湘剧团演出本

人物：

郑庄公、姜国太、太叔段、祭仲、公子吕、高郡义、颍考叔、张顺、王倫、差役、内侍、宫娥、龙套、青袍。

第一場

〔郑庄公率内侍上。〕

卷

郑庄公：（引）龙门散放，众文武齐拜孤王！

（诗）父王晏駕龙归天，文武撫孤坐江山。

母后偏爱太叔段，江山多事頃刻間！

孤，郑庄公。母后姜氏，二弟叔段。不幸父王晏駕，文武撫孤卽位。母后偏爱二弟，常怀不平之心。眼見这江山必有难也！（唱）

父王爷晏了駕龙归海島，

众文武撫孤王駕坐龍朝。

老母后爱太叔犹如珠宝，

只恐怕暗地里兴起波濤。

〔宮娥引姜國太上。〕

姜國太：摆駕！（唱）

二皇兒在膝下何等盡孝，

大寤生他何曾問娘安好。

來至在殿脚下越思越惱，

可惱！

且看他不孝子怎樣開銷。

內侍：國太到。

鄭莊公：（唱）聽說是老母后鑾駕來到，

這內中必定有蹊蹺。

下位去見母后忙把言道，

姜國太：可惱！

鄭莊公：（唱）恕兒臣國事繁少問安勞。

姜國太：可惱哇，可惱！

鄭莊公：（唱）老母后上殿來這般着惱，

想必是為二弟官職不高。

孤明知是斗氣佯裝不曉，（溫和地問母后）

老母后因何事愁鎖眉梢？

姜國太：（唱）遭不幸爾父王龍歸海島，

娘膝下只有爾弟兄同胞。

爾只顧掌大權一人榮耀，

全不顧爾二弟苦受煎熬。

鄭莊公：（唱）却原來老母后為太叔煩惱，

容兒臣奏明了愁化冰消。

兒臣參駕，願母后夙駕千歲！

姜国太：皇儿平身，賜坐！

郑庄公：儿臣謝座。
姜国太：我儿从早执秉朝綱，但不知将儿二弟封于何地鎮守？
郑庄公：母后！想父王在世之时，已命二弟鎮守共城。今封

共城，不知母意如何？

姜国太：那共城么，乃是苦寒之地，尔心何忍，良心何安！
郑庄公：既嫌共城苦寒，惟母所欲。

姜国太：我儿何不封他鎮守制邑？
郑庄公：制邑乃險要之地，先王遺命，不許分封。二弟到那

里去不得。除此之外，无不奉命。

姜国太：就是那京城可好？

郑庄公：那京城么，越是去不得！

姜国太：哼！（唱）

这不允那不从斤斤計較，本意共聯

亲骨肉当做了陌路相交。

再不然将为娘一齐赶了，

郑江山讓与你一人逍遙。

郑庄公：（唱）老母后不必要这般着恼，

封二弟鎮京城統屬群僚。

姜国太：好哇！（唱）

我的儿遵母命才是孝道，

兄則友弟則恭社稷安牢。

从今后母子們无不欢笑，

摆駕回宮！

郑庄公：送駕。

姜国太：（唱）为娘的在宫中再不心焦。

哈哈哈！（下）

郑庄公：送驾。（唱）

老母后下殿去微微冷笑，

我的心似明月照透九霄。

内侍臣你与孤传下口诏，

快宣那二千岁来把王朝。

内侍：领旨。千岁有旨：二千岁上殿。

〔太叔段上。〕

太叔段：（唱）忽听得我兄王传下口诏，

忍着气吞着声来把王朝。

参见兄王！

郑庄公：二弟呀！（唱）

那共城本苦寒钱粮又稀少，

孤封你镇京城统属群僚。

太叔段：谢过兄王！（唱）

谢兄王他封我京城镇守，

再入宫辞母后喜在眉梢。（下）

〔祭仲上。〕

祭仲：（唱）太叔段下殿去微微冷笑，

好一似出笼鸟飞腾九霄。

臣祭仲见驾，愿大王千岁！

郑庄公：卿家平身，赐坐！

祭仲：谢座。启奏主公，但不知将二千岁分封哪路镇守？

郑庄公：分封京城镇守。

祭仲：主公！誠恐二千岁此去不怀好意，千万不可。

郑庄公：却是为何？

祭仲：有道是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京城有百姓之雄，地广民众，与蔡阳相等。况太叔段乃国太之爱子，若封之大邑，是二君也！恃其内寵，恐有后患。

郑庄公：卿家此言差矣！母后之命，岂敢違抗！况且又是孤的御弟，难道还有什么歹意不成。見識不到，下殿去吧！

祭仲：吓！（唱）

諫忠言反道我見識不到，
我料他此一去必动枪刀。（下）

郑庄公：摆駕！（唱）

祭大夫他怎知其中奧妙，
孤心中似明月照透九霄。
早知道太叔段心地不好，
久有心杀却他念在同胞。
封共城娘又把京城來討，
无奈何奉母命京城納交。
他若是守本分倒还罢了，
念只在手足情任他逍遙；
倘若是不守分兴兵造反，
似飞蛾扑烈火自把身燒。
那时間料母后也难以救保，
休怪孤杀御弟袖里藏刀。（下）

第二場

〔姜國太率宮娥上。〕

姜國太：（唱）适才聞上京殿把京城討，

廢却了大寤生方把恨消。

〔太叔段上。〕

太叔段：（唱）似猛虎离山崗任我呼嘯，

似鯊魚脫金鈎隨意飄搖。

儿臣參駕，願母后夙駕千歲！

姜國太：皇儿平身，賜坐。

太叔段：謝座。

姜國太：儿哪！想是辭別為娘，前往京城鎮守？

太叔段：正是。

姜國太：我儿此番到了京城，只管聚兵屯糧；倘有機會，為娘修書前來，我儿發動大兵，我為內應，奪取榮陽，有何難哉！

太叔段：你儿此去，怎奈母后無人侍奉。

姜國太：我儿且放寬心。為娘在宮，何愁無人侍奉。為娘的

言語，定要牢牢記下。儿哪！也不枉娘愛兒一場！

太叔段：唉！母后請上，待兒臣一拜而別！（唱）

流泪眼觀流泪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姜國太：（唱）我的儿擺脫了金鈎釣，

得會風雲上九霄。

愿只愿心愛兒早登大寶，

也不枉年迈人偏护终朝。

摆驾！（下）

第三场

〔张顺、王伦上。〕

张顺：奉了主公命，

王伦：镇守在京城。

张顺：俺，西鄙宰官张顺。

王伦：北鄙宰官王伦。

张顺：将军请了！

王伦：请了。

张顺：今有二千岁镇守京城，你我前去迎接。

王伦：请。

〔太叔段内声：“起道！”与龙套上。〕

张顺：我等迎接二千岁！

太叔段：二将，可有帅府？

张顺：有。

王伦：有。

太叔段：齐到帅府！

张顺：参见二千岁！

王伦：参见二千岁！

太叔段：二将何名？

张顺：西鄙宰官张顺。

王伦：北鄙宰官王伦。

太叔段：此地多少人马？

張順：三千守城兵。

太叔段：你二人所掌之地，如今屬我封土，自今貢稅，都要到我这里交納，兵車都要听我征調，不可違誤！

張順：是。

太叔段：下面歇息去罢！

張順：告退。（下）

太叔段：众将官，听本御令下！（唱）

坐在帥府把令下，大小將官聽根芽：

虎旗懸挂營門下，招兵聚將定邦家；

爾等操兵保吾駕，我保爾等享榮華。

一支長蛇齊摆下，二龍戲水甚堪夸。

三才大陣齊摆下，四門斗底也不差。

五虎群羊排八卦，六門斬將定邦家。

將令一下齊退下！（眾下）

候母后書到把兵發。（下）

〔鄭莊公率內侍上。〕

鄭莊公：擺駕！（唱）

憶昔武王把紂伐，興周滅紂姜子牙。

幽王無道亂天下，寵愛褒姒狼烟發。

西番犬戎興入馬，褒姒娘娘付流沙。

我父兩軍救王駕，官封侯爵甚堪夸。

孤承父業安天下，掃滅狼烟定邦家。

〔祭仲上。〕

祭 仲：（唱）太叔京城兴人馬，忙奏主公保国家。

臣祭仲見駕，愿大王千岁！

郑庄公：卿家平身，賜坐。

祭 仲：謝座。

郑庄公：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祭 仲：启奏大王：臣命家将探听，二千岁在京城招兵聚将，

惟恐謀取大位！

郑庄公：卿家此言差矣！孤有好心待他，难道还有什么歹意

不成？

祭 仲：大王，岂不聞周公誅管蔡之事乎？当断不能立断，

反受其亂。我主容得二千岁，只恐二千岁難容我主！

郑庄公：啊！卿家有何妙計？

祭 仲：依臣之見，我主这几載未曾朝周，假朝周為名，暗

帶一哨人馬，埋伏廩延，候二千岁兵到，一涌杀了上去，

想那太叔段啊！（唱）

太叔未曾习弓馬，怎能交鋒動廝殺。

斬草除根万事罢，料國太也不敢以牙還牙。

郑庄公：（唱）卿家奏本甚可夸，賽過先賢姜子牙；

孤王假意朝周駕，朝中大事卿要詳查。

祭 仲：臣領旨！（唱）

辭王別駕把殿下，朝中之事有臣詳查。（下）

郑庄公：（唱）內侍臣与孤忙摆駕，快請國太叙邦家。

內 侍：有請國太。

〔姜國太率宮娥上。〕

姜国太：（唱）自从太叔儿离膝下，每日終朝泪巴巴。

郑庄公：儿臣参駕，愿母后千岁！

姜国太：皇儿平身，賜坐。

郑庄公：謝座。

姜国太：皇儿請出为娘，为了何事？

郑庄公：启奏母后：儿臣这几載未曾朝周，只恐周王見疑，

儿臣准备即日前往朝周，朝中大事还祈母后多多料理。

姜国太：我儿朝見周王天子，乃是一件美事。朝中大事，我

且放寬心，有为娘料理就是。

郑庄公：如此，母后請上，待儿臣一拜而別！（吹“哭相思”）

吓！母后！（下）

姜国太：少待！我想寤生朝見周天子，正合我心，不免趁此

机会，修書一封下往京城，叫我儿太叔段兴动大兵，夺

取山河。宮娥女，溶墨伺候！（修書介）来！傳長差进宮。

宮娥：國太有旨，傳長差进宮。

差役：（念）忽听國太宣，迈步进宮廷。

參見國太！

姜国太：本后有書信一封，命你下往京城，叫二千岁照書行

事。

差役：小人領命。

姜国太：轉来！書去人也去。

差役：人回書不回。（下）

姜国太：寤生，寤生！尔哪里是朝見周天子，明明是朝見五

殿閻君。哈，哈，哈！（唱）

且喜寤生朝周駕，暗叫太叔把兵发。

夺取大位心才罢，也不枉本后偏爱他。(下)

第四場

(高郡义、龙套上。)

高郡义：(念)柳林拴战馬，虎帳夜談兵。

俺，大将高郡义。只为太叔段有造反之意，奉了祭仲大夫之命，严守关前。来！

龙 套：有。

高郡义：启道关前！

龙 套：来此已是关前。

高郡义：带住馬！有人过关，稟爷得知。

龙 套：是。

差 役：(上)来是关前，待我下馬叫来。呔！开关。

龙 套：什么人？

差 役：过关公干的。

龙 套：候着！有請高爺。

高郡义：何事？

龙 套：有人过关。

高郡义：待爺上前。呔！尔往哪里去的？

差 役：奉國太之命，过关公干的。

高郡义：可有詔書？

差 役：无有。

高郡义：身旁搜来。(搜介)

龙 套：稟爺：搜出詔書一封。

高郡义：連人帶馬押了下去。

〔龙套押差役下。〕

高郡义：（念詔書）“吾儿太叔段亲拆”。喔呀！原来是国太修書，不知書中有何情由，待我拆开一观。（觀書介）喔呀！原来是国太修書告知太叔段，道我主朝周去了，叫太叔段发动大兵，夺取大位。“限五月五日为期，城头高立白旗，必有內应。”这便怎好？有了。我不免将此書信一行套一行，一字套一字，另填写一封。来！溶墨。（写介）这有書信一封，命尔下往京城，就說奉国太所差，叫太叔段照書行事。附耳上来。（耳語）

龙 套：小人領差。（下）

高郡义：且住！我不免带一哨人馬，假扮商人埋伏京城，等太叔段帶領人馬出城，那时将城門紧閉，灭却他的后路。来！掩旗息鼓，直至京城。（下）

第五場

〔公子呂率龙套上。〕

公子呂：（念）金盞耀日紅，鎧甲扣玲瓏。

跨下走战馬，保主定江洪。
俺，公子呂。大王兴兵，在此伺候。

〔郑庄公率龙套上。〕

郑庄公：假意去朝王，妙計腹內藏。

公子呂：參見主公！

郑庄公：卿家！人馬可齐？

公子呂：俱已齐备。

郑庄公：兵发麋延。

公子呂：臣領旨。三軍！兵发廩延。（同下）

〔太叔段率龍套上。〕

太叔段：（念）文也精來武也通，文韜武略氣貫虹。

本御興動人和馬，要奪兄王錦江洪。

兄王朝周去了，母后特地修書前來，叫本御興動大兵，

趁其不備，夺取兄位。二將！人馬可曾齊備？

龍 套：俱已齊備。

太叔段：兵发廩延。呀！忽聽人馬呐喊，莫非兄王早有埋伏。

哎呀！慢說沒有埋伏，縱有埋伏，內有母后接應，外有本御大軍，怕他何來。開兵！

〔鄭莊公率龍套上。〕

鄭莊公：哎呀！我道是誰，原來是御弟，請了。

太叔段：我道是誰，原來是兄王，請了。

鄭莊公：御弟全身披挂，爭戰哪路？

太叔段：兄王！想這鄭國大位，你應讓與小弟坐坐才是。

鄭莊公：御弟說哪里話來，兄登大位，乃是父王的遺命，亦非強霸為君，御弟你休想起爭奪之心。

太叔段：話已說完，你是讓與不讓？

鄭莊公：不讓你便怎樣？

太叔段：那就休怪小弟失情了。

鄭莊公：為兄恐惧你不成？三軍！人馬列開。

太叔段：擺開人馬。

鄭莊公：（唱）兩下興兵到廩延，

公子呂：太叔段，你要仔細，你要打點。

鄭莊公：賢弟吓！（唱）

御弟停纏把馬順。

父王晏駕龍歸井，國立長子把基登。

兄登大位奉遺命，亦非強霸自為君。

封弟共城娘不允，加封京城掌权衡。

地廣榮華享不尽，兄何曾把你受苦辛。

御弟休仗母后的命，國法无私不順情。

倘若兵敗無救應，

御弟呀！

你死后怎能見先人！

太叔段：（唱）兄王把話作錯論，小弟言來聽分明。

自从我把京城鎮，誰個不願我為君。

鄭莊公：（唱）御弟說話欠思忖，有輩古人向你說分明：

昔日有个孤竹君，生下伯夷叔齊兩賢人。

他父王龍床身染病，兄弟双双讓龍廷。

兄讓弟坐弟不肯，弟推兄坐兄不登。

一個東華門逃走，一個逃出西華門。

双双隱于首陽嶺，流傳萬古入人尊。

前輩古人你不比，全然沒有手足情。

太叔段：（唱）兄不仁來弟不順，哪個與你比古人。

兄若不把大位讓，想我收兵萬不能。

鄭莊公：（唱）好言相勸勸不醒，事到臨頭難顧情。

烏合之眾哪在意，怎擋我十萬虎狼兵。

御弟吓！你如此不講手足之情，你休怪兄王我无情了！

太叔段：看槍。（殺下）

〔殺在場下。〕